

## 把自己缩小

代蕊

天气渐暖,白日渐长。我坐在教室里,窗外是一树新绿,在阳光照耀下,那些小小的叶片儿透黄得发亮,在风中摇摇晃晃。枝叶间,小鸟上下翻飞,鸣叫不止,时而追逐嬉戏,时而驻足枝头,歪着脑袋打量着校园。

此刻的校园是宁静的,除去鸟鸣,只剩下老师们高高低低的讲课声和孩子们的读书声,那些声音从各个教室的窗口飘过来,此起彼伏,不成调子却自成章法。

我收回视线,扫视了方方正正的教室一圈,心里莫名有些空落落的。

一想到,我在此间劳作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讲台上,我说话、做事、要求学生做这做那。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间,我把自己无限地放大、放大——仿佛我的声音能够填满整个空间,我的眼神能够占据每一个角落。这种感觉有时会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,重要到这间教室里的一切都离不开我。

刚站上讲台时,我确实贪念着这份“掌控感”,但如今,这并未使我快乐,反而隐隐地让我感到失落。

我渐渐地明白了这种失落的由来。当一个人把自己放得太大,他的世界就会变得很小。小到只剩下这间教室,只剩下那些分数和评比。人在日常生活里之所以沉重,倒不是因为工作量极大,而是因为很多情绪被放得很大,这些情绪在日复一日地重复中被不断放大,直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但当你走进更广阔的环境里,山在那里,风在那里,水在那里,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。那些原本巨大的烦恼,在这天地之间,忽然就变小了,小到不值一提。

有一种说法,如果你想缓解任何事情所带来的痛苦,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山里走一走。于是,我开始骑行,把自己扔进那片绿林里。

从家到学校的这条路,我已经骑了很多遍,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。空气里带着泥土和草木的气息,吸一口进去,整个人都轻了几分。呼呼的风声从耳边掠过,把心里的杂念一点一点地吹散。绿林中朦胧的灰色慢慢消退,明黄色的温暖气息弥漫开来,一切都开始显现在天光之中。

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周遭一切的变化。刚刚进入湿地公园时,两旁是新抽的枝,新开的芽,新发的芽,新绿的山……一股凉意裹着野草味儿涌过来。是的,温度和气味,它们会诱发更多的想象。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在慢慢变小,小成了这绿林中一个移动的点。

这让我想起去年听王崧舟老师的课《湖心亭看雪》。那堂课我仿佛不是在听课,而是也进入了那“天与人与山与水”的茫茫天地中。王崧舟的声音不紧不慢,带着一种从容的力量,把所有人一点一点地带进了张岱的那个雪夜里。

他问学生:“作者与天与云与水融为一体,达到哪种境界?”学生答:“天人合一。”老师又问:“那么进入境界后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”学生答:“变小。”而后就是几秒钟的沉默,王崧舟站在那里,没有急着追问,没有用下一个问题去填满那几秒钟。他允许沉默发生。在那段沉默里,每个孩子都在心里完成了属于自己的“变小”。从长堤到湖心亭,从湖心亭到舟,从舟到人,一点一点,把自己缩成天地间两三粒。那几秒钟的安静,比任何滔滔不绝都更有力量。

什么是好课?这就是好课。王崧舟没有把自己放在舞台中央,没有用口若悬河的讲解去填满每一分钟。他把自己缩小了——退到课堂的角落里,退到文本的背后,退成天地间一粒微尘。于是学生的心反而大了,世界反而阔了。那些孩子在那40分钟里,不再是坐在教室里的学生,而是和张岱一起看雪的人,是茫茫天地间那“两三粒”中的一粒。

教育,或许从来不是把自己放大,而是懂得在更大的东西面前,把自己缩小。于是,我也试着在教室里把自己缩小。上课时少说几句,把话头留给孩子们;提问时多等一会儿,给他们思考的时间;学生回答错了,也不再急着纠正,而是问一句“你是怎么想的”。

渐渐地,课堂不再是我的独角戏。这才发现,把自己变小之后,我看见的世界反而大了——我能看见每一个孩子的眼睛,看见他们想说的话,看见那些被“标准答案”遮住的、属于他们自己的光。而我,也渐渐找到了我自己。

日子还在继续。我依然骑车穿过那片绿林,依然在教室里上课、说话、听孩子们的声音。风从耳边过,鸟在窗外叫。只是我不再把自己撑得那么满,不再试图填满每一个角落。我允许自己成为那个移动的点,在天地间,在课堂里,在孩子们的目光中,安静地、恰到好处地,存在着。

啼春

张成林 摄



## 噪鹃不“噪”

李远芳

近日,读到一则新闻——在深圳某所中学,有学生觉得校园里的鸟鸣声对学习造成干扰,写信请求学校拆除鸟巢。校长并未简单采纳诉求,而是用一封公开回信,给学生们上了一堂“生命教育课”。

我十分赞同校长的观点。这位学生“举报”的鸟儿,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噪鹃。噪鹃叫起来,一声声“噢呜——噢呜——”,高亢嘹亮,节奏分明。我向来觉得这不是噪音,而是悦耳的音乐。

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。”恰恰是啾啾鸟鸣,让环境更显宁静。回想我的中学时光,早晨与傍晚的教学楼走廊里,总是站满了手捧书本的同学。我们或放声诵读,或默默识记,或凝神思考,再提笔写写画画。教学楼前排枝叶浓密的大树上,各种鸟儿往来穿梭,不时停落在枝头唱歌。耳边萦绕

的天然音乐,非但不曾使我们分神,反而使我们心绪宁和,更专注于书本。

如今,我久居钢筋水泥间,听见鸟鸣成了难得的幸事。前不久,我特意前往一片多年前去过的橄榄树林,想重温记忆中的流水声和鸟鸣声。在路上,我十分期待,一走进树林,却呆住了——怎么听到有音响在播放音乐?原来,这里早已发展成一个景点,许多橄榄树下都被安装了音响。那音乐是录制成的流水声和鸟鸣声,音量很大,盖过了真的流水声和鸟鸣声。我百思不得其解:有真的天然音乐不让听,播放假的做什么?随即转身离开,不甘心地奔向另一个景点。可到那一听,又开着喇叭,不禁更加失望。

若是遇见鸟鸣,珍惜还来不及,怎么忍心驱赶鸣唱的小生灵?我常为现在的孩子感到遗憾,鸟的种类和数量都比从前稀少,

孩子们又大多生活在城里,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不多。不像我们儿时,能辨识出不同鸟鸣的韵律:麻雀“叽叽喳喳”,像一群争抢发言的孩童;燕子“唧唧”“啾啾”,唱的是温柔的春日小调;斑鸠“咕咕”低吟,沉稳而浑厚;红耳鹎的叫是有规律的三音节,清亮而活泼;白鹭向来孤言寡语,只偶尔发出一声悠长的“嘎——”,清静而疏淡……倾听鸟鸣,实在是一种美的享受。

校长的信引起热议后,我看到了后续对学生们的采访。当初写信的学生笑着说,他对生命与自然有了新的思考。他的同学也表示,已经适应了噪鹃的“噪”。“它吵它的,我写我的。”甚至觉得,在学习间隙听听鸟鸣,感到身心都得到了放松。看来采访,我感慨,真希望孩子们能在鸟鸣声中安心地读书,也能学会享受大自然本真的美好。

## 又是一年柚花香

黄冀昱

弟弟在晚风里抽了抽鼻子:是我们院里的香吗?他盯着那一树开得热闹非凡的月季,表示怀疑。柚子花肉质很厚,极有分量感,我喜欢听它们从树上跌下来落在桌上的声音,就像欢欢喜喜的孩童们的嬉笑。落在面板上发出轻音,落在笔筒叮叮乱颤,倘若正好砸在弦上,那简直是天作的乐曲,高高低低自成一曲。

那时候父亲还健在,他的家、我的家与我的艺术中心在一条线上,距离不过500米。创业之初极艰辛,我几乎将全部身心都扑在了中心,即便那么近,我也常是顾不上回家,顾不上吃饭。于是,父亲便和母亲来陪我,但并不打扰我,只端了凳子坐在柚子树下,时不时看一眼我。我在里面,常听见他们大声和来往的熟人打招呼,“来坐下,喝口茶。”“我大女儿开的艺术中心,教人弹琴……”言语间,满是骄傲。

这条街是他们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的地方,进进出出都是老街坊、老邻居,他们人缘好,往门口一坐,老邻居们便来喝茶聊天了。父亲常和叔叔们在柚子树下下棋,有时下到激烈处会高声争执,等意识到我在里面上课又心虚地迅速压低声音和解。

母亲闲不住,常帮我收拾琴房,擦擦桌子,掸掸古筝。快晌午了,他们才回去,又做了饭送来给我吃。

铺了厚厚一层。母亲要扫。我说:“别扫别扫,留着多好香,又香又美。”父亲以为我极爱柚子树,便去买了两株,就种在了他们窗下的园子里。那里先前是荒丘,在他们的拾掇下,渐渐变成四季丰饶的小果菜园,园里有桃树、柿树、葡萄,又住进了两株柚子树。

光阴如梭,转眼20年过去,父亲早已作古,他走在了柚花盛开的季节。而我也搬离了那条街,艺术中心门前的柚树和父亲种的柚树同一天倒了,是挖土机挖倒的。效率高真高呀,几铲下去,几十年的光阴就埋进了废墟里。

我站在一旁,手里抱着父亲柚树上仅存的两颗柚子,金灿灿,沉甸甸。

如今,又是一年柚花开,无孔不入的花香似乎又要钻进我的魂魄里,将那些逝去的时光一一寻回。

铺了厚厚一层。母亲要扫。我说:“别扫别扫,留着多好香,又香又美。”父亲以为我极爱柚子树,便去买了两株,就种在了他们窗下的园子里。那里先前是荒丘,在他们的拾掇下,渐渐变成四季丰饶的小果菜园,园里有桃树、柿树、葡萄,又住进了两株柚子树。

光阴如梭,转眼20年过去,父亲早已作古,他走在了柚花盛开的季节。而我也搬离了那条街,艺术中心门前的柚树和父亲种的柚树同一天倒了,是挖土机挖倒的。效率高真高呀,几铲下去,几十年的光阴就埋进了废墟里。

我站在一旁,手里抱着父亲柚树上仅存的两颗柚子,金灿灿,沉甸甸。

如今,又是一年柚花开,无孔不入的花香似乎又要钻进我的魂魄里,将那些逝去的时光一一寻回。

## 一路春风

谭梓健

春日的周末,若是窝在家里,总觉得辜负了什么。窗外有风,软软地吹着,把晾衣绳上的衣裳吹得微微摆荡。母亲在电话里说:“这么好的天气,出来走走吧。”

地方不用远,城郊那座矮山就好。山不高,路也平,老人走得动。收拾了简单的零食,装上水壶,一家四口便出了门。父亲走在最前面,步子不紧不慢的;母亲挽着姐姐的手,走几步便要停下来,指着路边的野花说给姐姐听。我落在后头,看着这一前一后的身影,心里忽然觉得踏实。

风一路跟着我们。从城里跟到山脚,从山脚跟到山腰。它不像冬天的风那样硬,刮在脸上像刀子;也不像夏天的风那样燥,裹着尘土的热气。春日的风是软的、柔的,像母亲的手,轻轻地拂过面颊,又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,把天地万物都缝在了一起。路旁的柳条被它吹得摇摇

摆摆,新抽的嫩芽在风里颤着,黄中泛绿,好看得很。有一种不知名的树,开满了细细的白花,风一过,便有花瓣飘飘悠悠地落下来,落在肩上,落在发间,落在母亲的衣领上。母亲伸手拈起一瓣,放在掌心看了看半晌,说:“这树,咱们老家院子里也有一棵。”

往上走,有一片开阔地,草已经长起来了。踩上去软软的。几个孩子在放风筝,跑得满头是汗,风筝却总也飞不高,刚上去一点,又栽下来了。姐姐看见了,也要放。我便去旁边的小摊上买了一只,是只蝴蝶样的,红绿相间,俗是俗了些,姐姐却喜欢得不行。我帮她举着,她拉着线往前跑,跑出去十几步,回头喊:“放!”我一松手,风筝晃悠悠地起来了。她高兴得直跳,线却松了,风筝打了个旋儿,又要往下落。父亲赶紧过去,接过线轴,一收一放之间,那风筝竟稳稳地升了上

去,越飞越高,最后只剩下一个小点了。

“爸,好厉害!”姐姐仰着头,满脸都是崇拜。父亲笑了笑,把线轴递还给她,说:“风起来了,你自己试试。”她学着父亲的样子,有模有样地收放着,风筝便乖乖地待在天上了。母亲坐在一旁的石头上,看着这一幕,脸上笑眯眯的。

风把风筝托得高高的,也把人的心托得高高的。小时候,每到春日,父亲也会带我和姐姐去放风筝。那时住的是平房,屋后有一大片空地,风从田野里吹过来,浩浩荡荡的,没有什么阻挡。父亲做的风筝是纸糊的,样子简陋,却飞得极高。我和姐姐拽着线,仰着头,看那风筝在蓝天里飘着,觉得自己也像风筝一样,被什么托着,轻飘飘的,要飞起来似的。如今换姐姐拽着线了,父亲站在一旁看着,风还是那样的风,只是吹过的人,已经不同了。

## 青青草色

周汉兵

我推开窗,迎面是一大片缓缓的草坡。朝阳斜照在上面,那青青草色顿时充满活力,更加耀眼。茸茸的、嫩嫩的,这草色绿得正好,不是那种初春时带着鹅黄的嫩,也不是夏日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绿,而是恰到好处的好青。清清淡淡的,爽朗朗朗的,一眼望过去,只觉得满目都是“清”意,满心都是“明”意。

清明时节前后的青,是与别时不同的。说它青,是因为它褪尽了冬日的枯黄,又还没染上夏日的浓绿。草叶上的那层青,薄薄的、亮亮的,仿佛一掐就能掐出水来。它不沾染一丝尘埃,不混入半点杂色,纯粹得像是刚从水里洗过一般,完全是“青”有独钟,属于这段时间特有的质地。

此时,我掏空记忆想找一个词来描述这份特殊的纯粹,无奈书到用时方恨少,一个接一个词语被捡起又被舍弃。突然,我想起了跟随老田埂时父母说的那句话:“你看这草,青得多干净。”

是的,干净。干净的青草,是没有任何玷污的生机,是不忍践踏的柔润,是触目即醉的绿意,是无言说的安宁。带给我的是一分惊颤的喜悦,一种雨后初霁的清爽和清新。生活太需要这种干净了。

我急切地走出房间,来到这片草地。清晨的露水挂在草尖上,草青得干净,露珠也干净。顿时想起了韩愈的诗句:“濯濯晨露香,明珠何联珠。”我蹲下身子,用手轻轻托起一颗露珠,希望它能像泡泡那样不破裂,但就在接触手心的那一刹那,露珠变成了水滴。我用双手快速掠过一簇草尖,那露珠簌簌下落,被压弯的小草一下挺直了腰板,显得更加青翠。

青,是眼前这片草地的韵律,弥散出“清”的主调,恰是清明的“清”。

我驱车来到一处山野,清气更足了。满眼的草都绿着,满树的叶子也绿着,不带一片老叶,不染一点尘埃。那青从脚下不断延伸,田坎上、山坡上、树林下,平平展展的,远望连一点缝隙也没有。

天空没有朝霞,略带灰色,倒是清清朗朗的。阳光透过薄云洒下来,不冷不热,不烈不燥,刚刚好,把草叶照得发亮。这时候看草,青青的草色在逆光的映衬下显得愈发清明,每一条叶脉细如发丝,却又清晰分明。此时的草色,不像春花那样喧闹,只是安安静静地绿着,用自己的青,渲染着春意,洗涤着大地,也洗涤着看草人的心。

这样的光景里,我的心也跟着明了起来。那些纷乱的思绪,那些纠缠不清的心事,那些念念不忘的名利,都被这明朗的光照着,被这青青的草映着,渐渐地,心静了、淡了、明了,只剩下一个清朗的自己。忽然就似乎懂了“清明”这两个字。清,是对往事的梳理与安放;明,是对当下的珍重与奔赴。

于是,想起了土地,想起了老屋,想起了亲人:我依稀闻到了父亲使用犁铧翻开土地时飘散的泥腥气,听到了母亲劳作时汗水砸进土里的声响,看到了一家人围坐在老屋晒坝里静望月光的场景。而如今,一下变得陌生了。父亲离开几十年了,母亲也走了四五年,老屋变得沧桑而冷清。唯有这房前屋后的青草和父母坟头的青草,青了又枯,枯了又青。

有人说,清明的草是长给逝者看的。清明前后,坟头的草格外地青起来,像是替长眠的亲人来看一看人间的春天,听一听后世子孙简短而深情的交谈。青青的草在风中轻轻摇曳着,而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了。

“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。”是了,这青青的草色,入得了帘,也入得了心。它不言语,却比任何言语都明白;它不招摇,却比任何颜色都醒目。清明的青,清明的清,清明的明,都在这青青的草色里了。

太阳渐渐高了,有些晒。我们找了一棵大树,在树荫里铺了垫子坐下。带来的

零食很简单:几块饼,一些水果,一壶茶。风从树梢穿过,哗啦啦地响,把阳光筛成碎金,洒了一地。父亲就着茶吃饼,吃完一块,又拿起一块,分成两半,递给母亲一半。母亲接过去,什么也没说,慢慢地嚼着。这个动作大概重复了很多年,熟练得像是本能。姐姐挨着我坐下,分了我半块饼,小声说:“你小时候总抢我的。”我笑了笑,没接话。

下山的时候,姐姐挽着母亲,父亲走在前面探路。风从身后吹来,软软的,暖暖的,推着人往前走。我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,也是这样的春日,父亲骑三轮车带着我和姐姐,风呼呼地从耳边吹过,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味。那时候觉得路很长,时间也很长,怎么也过不完。

春风一路,把人也吹得柔软了。